

我依然恋你如昔

光听名字就知道两人的差别在哪里，“江边雾色浓”的江雾浓，跟“池塘边的小罐杀虫剂”唐小季比起来，一个像是古书里的大美人，另一个则是超级市场里摆的特价品。

但是这两个有天壤之别的人，在高中时代就已经是很要好的朋友。只要看到她们俩成双成对在一起，自然而然就会将两人做个粗略的比较。

天上的人当然是江边雾浓，地上的人就是杀虫剂。

江雾浓个子娇小，加上高跟鞋不到一百六十公分；不过身材惹火，该大的大该小的小，比例匀称，堪称瘦身美容院成功的实例。

江雾浓长得非常具古典美，皮肤白得透红，太阳大一点就可以看出红红的苹果脸蛋；眉毛细而长，尾部转弯垂下，好像墨笔涂上去的一般。鼻头亮亮的，嘴巴小小的，笑起来两边酒窝很夸张，但是眯眯水水的眼睛，叫人心头小鹿发慌；而且她还留了一头及腰的长发，嗲嗲的声音足以迷昏所有的男人。

从江雾浓不再长高开始，她一直就是男人追逐的目标。

相较起来唐小季就很惨了。

一百六十八公分体型跟她起来，唐小季简直就是大怪兽了。

她五官端正令人懒得形容，瘦瘦的身体令人懒得描述，短短的头发很普通，没秃、没驼、没瘤，一切正常。

她的个性跟江雾浓完全相反；偏中型，讲话粗鲁，打扮随便，痛恨化妆。她喜欢穿各式不同的牛仔裤，个性大而化之，有点不拘小节、不修边幅，感觉迟钝、有点懒惰……总之，江雾浓有怎么样，她就不怎么样。

幸好，两个完全不同的人，在大学毕业后暂时分离了。

唐小季挥着手绢目送江雾浓出国去，两行眼泪挂在脸上，心里却高兴得快要抓狂……她终于摆脱了纠缠七年的好朋友。

在没有她的好日子里，唐小季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，租到了一间环境优雅的单身公寓，还分期付款买了一部四轮车，又交到一个不错的男朋友，高高兴兴、开开心心地过了一年的单身贵族的生活。

结果江雾浓回来了，唐小季的好日子到此结束。

唐小季一样带着手绢到机场接机，两行眼泪哭得好伤心。

结果，江雾浓住进唐小季隔壁的公寓里，在唐小季工作的摄影公司上班；不到一个月职位三级跳，现在是总经理的私人秘书，开的还是进口的名牌跑车。

于是唐小季再次开始她不幸的命运。不但每天要叫她起床，为她烤两片面包，替她扫掉养在阳台上狗的大便，还要开车送她到公司，因为她的车只在跟男朋友约会时才用，上班可是不需用到它的；同时还要多准备一床棉被，因为她每晚都来叨扰，两人躲在被窝里重温旧梦，听江雾浓大谈社交艳史。一个月下来，唐小季瘦了一圈，每天带着两个黑眼圈上班。

最后唐小季认命了，既然江雾浓注定是她宿命中的天敌，她只有乖乖服从命运的安排。

其实唐小季想反抗也没用，试想有几个人能从高中缠她到现在？她们的友谊早已升华到大同世界去了。每次唐小季只要看见江雾浓泪汪汪的一双大眼睛，她就乖乖地自动跟着她的臀部后面跑。

从此，大概可以理解唐小季的人生观——不能恨她，只好爱她了。

但爱一个人也要有个界限，唐小季对江雾浓的爱情论调就非常不苟同了。她的男朋友就像她的鞋子一样，穿一次就丢了，而且还是朋友的鞋子。

江雾浓有个特性——她很喜欢抢别人的男朋友。

公司有八个女职员，除了二个结过婚之后，其他四个同事的男朋友都变成江雾浓“曾经”的男朋友，包括唐小季的男朋友高至林，现在也正在摇摆不定当中。

其实他还不算货真价实的男朋友，唐小季和他正式交往还不到一年时间，两人仅止于牵个小手的关系；不过已经三十岁的高至林，曾跟唐小季提过结婚的事。

她这种保守的态度，跟江雾浓认识男人一天就可以当众在电梯里拥吻比起来，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。

但唐小季还是相当惊骇，因为那个男人就是高至林。

唐小季大概已经二天没睡了，所以头脑浑沌的她才会让江雾浓又爬上她的床。

她哭成个泪人儿，床边摆着两杯不加糖的咖啡，她打算跟唐小季聊到天亮。

而唐小季对她这种行为已经麻木了，她只希望喝完咖啡的江雾浓能快快离开，让她可以好好睡个觉。

“小季，你一定恨死我对不对，没想到我这样滥情，滥情到连你这辈子唯一的男朋友都要，我真是丢脸。”她都说对了，不过唐小季认为她没必要把“唯一”说得那么大声，好像自此之后的就没人要了。

唐小季严重打了个呵欠，她实在不想再提这件伤心的往事，可惜这件“往事”也不过上个礼拜才发生的。

“小季，你听我解释嘛，事情是这样子的，我们一起下电梯，你知道我们那陈楼的电梯好慢，你想想看，从十楼下到楼底要多久时间呀，对我来说可真是漫长！我好无聊呢，电梯里又只有他一个人，我只好看他的领带啊！看着看着就到一条黑线，很长的黑线喔，大概一公分左右。我越看越不对劲，心里想，可能是一公分半不到两公分喔，又可能是半公分不到一公分，于是想要正确测量它的长度，所以就……”“扑上去把线头抓下来，没想到他也对你扑过来，于是两人干柴烈火狂吻起来。”唐小季死撑着上一口气替她说完。

因为如果照她这样说法，恐怕两天两夜也说不完。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江雾浓眨着朦胧的大眼睛，嗲声嗲声地对她说。

她叹气。

“没什么，我只是在某部电影里看过这种情节。

江雾浓一点都不了解她的无奈。

“哪部电影？我看过吗？叫什么名字？”她继续眨着她那天真又无邪的大眼睛问她。

唐小季则用力眨着决掉下去的眼皮。

“叫做——亲爱的，我把你杀掉好吗？”她恶狠狠地说。

江雾浓竟然痴痴笑起来，然后摇着她乌黑如云的长发，用力之大不惜连拍唐季两个巴掌。

“小季，你真会开玩笑，没人会取那种名字当作片名，喔……”江雾浓那个超级嗲声“喔”，后面还跟着四个回音。

唐小季懒得理她了，既知天命难违，她打算把男朋友给她。

“怎么可能！我怎么可能跟那个又矮又土又胖又穷的男人在一起？老实说，他还有口臭哩，害我用光一罐漱口才消除他的气味，我还真想骂你没眼光呢，怎么会跟那种男人在一起。”唐小季一听她的话，差点没笑出来；不过倒不是庆幸她没跟高至林接过吻，而是高至林被她形容得这么惨，也算得到报应了。

江雾浓见她一副忍俊不禁的表情，还以为她真高兴。

“所以我说呀，小季，你应该感谢我，要不是我拔刀相吻，你怎么可能看到那个高……高什么来着的真面目呢？那家伙可是披着西装的禽兽呢，你若真的嫁给他，一定不到三天就离婚了。”唐小季实在很想跟她说，不管她嫁给任何人，只要有江雾浓在，她一定三天就离婚了。

但她能这么说吗？江雾浓只是有点贱而已，其实她的心地还是满善良的的……只不过在昏睡状态中，还看到她把咖啡硬灌入自己喉咙里。

她打算聊一整晚了？唐小季暗中叫苦。

“好啦，雾浓，一点都没怪你的意思，其实我跟他的感情还没深到非他莫嫁的地步。这样也好，让我看到他的真面目。”这倒是真心话，唐小季认为跟高至林仍在朋友交往的状态，所以不会为他心碎而死；不过江雾浓这个好朋友，可能会让她失眠而死了。

她实在受不了困意，倒下来就睡了，但江雾浓仍然说个没完。

“既然你也这么想，我就老实告诉你好了。其实当你介绍他给我认识时，我就看出他色迷迷的本性，所以我在电梯里故意试他，为的就是让你看到他的真面目！”我完全是为了你呀，谁叫你是我最要好的朋友嘛……”所以……唐小季就是因为这点摆脱不了江雾浓，因为她毕竟还是很可爱的。

不管真话或假话，她仍旧相信江雾浓的善意。

如果有机会，她也想为江雾浓两肋插刀。

才这样想，机会马上就来了。

公司接到某知名服装公司的订单，委托他们拍摄一系列的秋装特辑，指名要萧盛威担任摄影师。萧盛威和他们没有合约，于是派唐小季去执行游说工作。

江雾浓死皮赖脸要跟着去，而且跟公司请了半天假。

“拜托你去干嘛啦，我又不是去玩。”唐小季百般无奈地她说。昨晚硬被她灌了两壶咖啡，打个饱嗝都是咖啡味。

“我当然知道你不是去玩，难得见到萧盛威本人，我非去不可。”“萧盛威？”唐小季突然醒了一下，连带着头痛。“好熟的名字……”江雾浓出地难以置信的眼光。

“你连要去见的人都不知道是谁？难怪干了两年还在企划部里，换成别人早变成总经理夫人了呢！”唐小季看她一脸得意，不觉头痛万分。

“我是说这个人的名字我好像听过啦！”唐小季猛追着记忆，可惜脑袋轰轰作响。

江雾浓更讶异了。

“只要是女人，都该知道这个男人。”她噘起嘴，怀疑地看着这个不完整的女人。

唐小季只是头痛，完全想不起这个记忆中曾经有过的名字……其实，江雾浓口中这个男人：萧盛威，和唐小季的关系可大了呢！他是目前相当走红的一位年轻摄影师，近来为某一杂志拍摄流行特辑受到欢迎，许多宣传广告都希望找他掌镜。

萧盛威吸引江雾浓的不外乎三点，年轻、有钱，以及他是男人……因为如果他是女人，江雾浓连机会都没有。

想想，二十六岁，年轻多金的单身贵族，衣衫飘飘，身上背着一台照相机……多炫的一个男人啊！她已经可以想到两人手拉手，一起走入江边雾色浓里，哇，这是多浪漫的一个情景啊……“雾浓，你的口水……”唐小季惊奇地看着她一脸陶醉的样子。大小姐不知又想到哪儿去了，但一定跟限制级脱离不了关系。

“走啊！”江雾浓大叫一声，然后挺起胸膛带着小婢女唐小季准备出发。

唐小季的头更痛了。

于是江雾浓回家换了衣服，她漂亮的小跑车终于又亮相一次，两人浩浩荡荡地来到了萧盛威的工作室。

唐小季一路头痛到底，不知江雾浓心里打什么主意，不过她真的觉得萧盛威这个名字很熟萧盛威？不会是他吧！那个死都不会忘记的名字！不可能忘记的名字！唐小季一点都不想将这个名字跟那个人联想在一起，反正天底下同名同姓的人多得是，尤其这又不是什么伟大的名字，所以绝不是她想起的那个人。

唉哟，唐小季的头又痛了。

萧盛威的工作室在东区最贵的地皮上，光看他租得起这个楼面，就知道他用相机赚了多少钱。

当江雾浓踏在这片土地上时，心里马上将两人走入江边雾色浓的情景，转换成了参加百老汇剧院的豪华大场面。

而她的打扮也正符合想像中的画面，活像去参加什么隆重餐会一样。

两个女人想着两件事，一个叫苦，一个叫春。

到了楼顶，萧盛威的工作室就在其中一间。

江雾浓进到电梯里就开始紧张了，她拼命补妆，不惜用光一盒粉饼还不够，而那张小嘴，已经换了十种颜色还不甚满意，才二月天，天气颇凉，她小姐已换上最新流行的夏装，菊红金三种混丝布料把她捆得紧紧的，还不惜把大块肚皮露出来吹风。

不过她的身材真没话可说，够惹火冶艳妖娆动人的。金履鞋也很适合她，前面露出十个漆黑金色的脚趾头，乱吓人的。

当她把长发甩在脑后，露出洁白粉嫩的肩膀时，唐小季就想回家了。

难怪唐小季想回家，跟江雾浓比起来，她的确应该彻底地、好好地检讨一下。

平常吊儿郎当也就算了，没想到今天穿得这么坏。这也不能怪她啦，哪个女人会带两套衣服上班？除了江雾浓以外。

唐小季居然敢穿一件破了五个洞的牛仔裤出门，令江雾浓非常震惊，虽然看起来挺流行的，但说穿了不过就是古时候舍不得丢掉的宝物。

不过，个子高的唐小季穿牛仔裤其实很帅的，因为她最美的地方就是

那两条长腿……可是用拖板凉鞋配她的脚趾头就不太适合了，还有绿色夹克看起来有点恐怖。

虽然唐小季越烂越对江雾浓就有利，不过看到一个二十三岁的女人竟穿成这样……不化妆也就算了，鼻头上还有一粒粉刺没挤掉，叫身为生死之交的好友江雾浓也忍不住要数落她几句。

“唉，小季喔，不是我说你，你这样子比火车站躺的流浪汉还可怕！”被她这么一提，唐小季才想到今天起床较晚，随便抓了衣服就穿上，不免也有点担心。

“有这么可怕？”她低头看看自己，很像她平常的穿着嘛……江雾浓却啧啧哀道：“你看看你这条牛仔裤；破得已经长毛了你还敢穿出来！虽然现在注重勇往直前这种破烂款式啦，可是人家萧大师可是内行人，一眼就能看出年代！你也不想想，一条长裤可能就代表一个人的身分地位……”当她看到唐小季的上衣，忍不住又尖叫起来。“唉哟，你这是五年前买的特价品吧？上面还印有那么大的年号，让人家萧大师看到，还以为我们公司的人穷，买不起一件好衣服！”再看到唐小季的长夹克，江雾浓差点昏倒。“这年头还有人把他老爸的衣服穿出来到处炫？你这件越战遗物已经跑出棉花了，休想吓死我们萧大师啊！”唐小季真的紧张起来了。

“那怎么办？干脆你一个人去好了，假装你是我。”“怎么可以！”江雾浓差点脱口而出——如果没了你，怎么衬托出我的美丽耀眼？“记住！你是来谈公事的，公事！”江雾浓特别强调。

按了电梯，江雾浓心头小鹿乱撞，她兴奋得不得了。

“跟你打赌，萧盛威一定时髦得不得了，人家可是流行大师呢！你站在旁边自惭开秽吧！”不一会儿，门打开了，站出一个人，江雾浓瞪着两只大眼睛说不出来话。

这个她以为一定很时髦的萧盛威……竟穿着一条跟小季一样破烂的牛仔裤；江雾浓仔细打量一下，也不是一模一样啦，他裤子上的破洞比小季多破一个……不是这样啦！不关牛仔裤破洞的事，萧盛威照理说应该豪华许多才对，人家萧盛威可是流行大师呢！可是……怎么会穿一条这么破的裤子？还有，那件数字T恤、脚上的拖板鞋、古董外套……他实在很像一个人……江雾浓急忙看一下唐小季，不就是这个人了？不过若以江雾浓想鸡蛋里挑骨头的心态来看，萧盛威的T恤年号比小季多一年耶，怎么可能跟这个穷兮兮的鬼一模一样……而这个穷兮兮的鬼好像也被萧盛威吓了一跳，她一直瞪着他看，好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。

再看下去，江雾浓忍不住又觉得这个人的脸，跟小季的还真像……小季跟他都属瘦长脸型，都属于长眼睛、黑皮肤、高鼻子……天！连粉刺长的位置都一样，而且两人的嘴唇都很薄，只是男的比较宽，身材也是瘦瘦长长的竹竿子，一比之下，江雾浓想否认都不行了——这个萧盛威简直就是男装的唐小季！但是，在江雾浓眼中，男装的唐小季，实在是帅透了！江雾浓情难自禁，拼命痴痴地打量他，猜想他一定是故意这么打扮的；说不定看起来不显眼的衣服，其实是出于大牌设计师之手，人家上上下下的行头加起来，说不定还超过十万呢！而且，这家伙还盯着她猛看哩……江雾浓立刻羞赧无比地低下头。

江雾浓看这家伙的视线，事实上跟她低下头的原因无关。至少高她三十公分，而低下头的江雾浓要减十公分，而以他的视线丈量，为何会停留在

江雾浓头顶以上二十公分的地方?那地方绝对只有空气而已.....但那地方绝非只有空气而已，当江雾浓她奇地循视线转头看时，马上碰到唐小季很白痴的一张脸。

她再转回头看，又惊见萧盛威更白痴的一张脸。

原来他们俩瞧得正起劲.....打死江雾浓也不愿相信，眼前这个男人看的竟然不是自己!她实在很想拿尺量量看他看的人到底是谁?她还真的采取行动了呢!跑到左，那家伙不动，跑到右，那家伙还是直盯着唐小季看不完；最后气极败坏的她跃起脚尖在他眼前晃手，这一次终于动了，甩掉江雾浓挡住他视线的手。

江雾浓这才相信了，萧盛威看的人果然就是唐小季!太可怕了，这个人.....他果然就是最道地的艺术家!江雾浓心里称奇。

只有内行人才会看上唐小季，那个长得那么像抽象画的一个人。

于是江雾浓猜想，也许唐小季让他想起梵谷有名的鬼脸画也说不定。一定是震惊人和画这么像，所以至今还没恢复过来。

江雾浓用力咳嗽一下，马上在他面前摆出各种撩人的姿态。

“请问你是萧盛威先生?”她娇声问他。

他眨了一下眼，令江雾浓心花怒放；但他就只眨那么一下而已，根本不理她，眼光继续打量唐小季。

江雾浓实在是又震惊又震怒，不是美人心遭受挫折，而是.....那个人怎么会看唐小季看得这么久?简直已经超过寻常人之忍耐力了。

连唐小季也觉得不对劲了，或者从一开始她就觉得非常不对劲。她悄悄按住江雾浓的肩膀，眼光离对面的怪人，小声地说：“雾浓，怎么办，我越看他越像——一个人。”“废话，难不成他是一条狗?”江雾浓火药味倒是很浓。

“现在怎么办?”她又很小声地说。

“说哈罗啊.....”“哈罗!”江雾浓吓了一跳，这声“哈罗”并非出自唐小季之口，但又不是面前这个白痴男人——而是在场的第四个人。

2

一看到后面走出来的这个男人，江雾浓总算恍然大悟了。原来江雾浓跟唐小季都认错人了，后面这个人才是真正的萧盛威，前面这个人其实是来扫厕所的。

那人的穿着打扮才像个流行大师嘛!虽然江雾浓还是觉得扫厕所工人比较帅.....唐小季看到那个又呆住了，怎么办?她又觉得这个人也很象一个人。

而她们眼前看到的这个人，实在够帅、够劲、够酷、够 HIGH，全身上下炫得不得了。

这个人的头发梳得很整齐，光滑油亮的长发绑在脑后，下巴有一小撮正流行的山羊胡，身上穿着一身黑色紧身丁恤和黑金皮裤，脚踏一双黝亮时髦的尖头短靴，脸上挂着金墨镜，还披着一件银色长身风衣，好像从杂志封

面走下来的模特儿。

“哈罗，美丽的小姐，请问来到‘萧盛威摄影工作室’有何贵干呀？”当然，他此话是针对亮眼的江雾浓所说。

江雾浓立刻抛给他一个妖媚的娇笑。

“我们就是来找你的呀，萧大师。”“你怎么知道我姓萧？”那人摘下墨镜，还给江雾浓一个酷死了的笑。

江雾浓一脚踢开扫厕所工人，一屁股扭着走到他面前，一指戳进萧盛威的胸膛里，娇嗲非常地说：“我不但知道你姓萧，我还知道你身高体重年龄性别呢！”“这样吗？”帅哥充满兴趣地瞧着她。“你找我有何贵事？”提到贵事，就是唐小季的专职了，她想前进一步，没想到被早先出现的男人挡住，那人还什在那儿。

“请你让开好吗？”唐小季低声对他说。

“不行！”那人回答得真干脆，一双骨溜溜的眼睛猛在她身上转。

原来她以为爱上一个厕所工人是她不幸爱情悲剧的开始，没想到现在厕所工人又变回了萧盛威，她也要麻雀变凤凰了。

“你是……”萧盛威看着唐小季。

“我叫江雾浓，江边雾色浓，身高接近一百六十公分，体重四十八公斤，三围三八、二四、三十八。”萧峻狼嚎一声。

“我不是问你。”萧盛威扳开江雾浓的小个头，直接问唐小季：“我问你。”“三围吗？”“名字就好。”唐小季松了一口气，她快被江雾浓搞昏头了。

“我叫唐小季。”萧盛威大叫一声，把其他三个人吓得跳起来，他们看到萧盛威脸上露出无比兴奋的光彩。

“你果然就是小季，小季你不认识我了吗？我是萧盛威啊……”唐小季用力撑开眉毛，然后抓狂似的大叫。

“你果然是阿威！”萧盛威欣喜地猛点头。

唐小季却没露出同样欣喜的表情，反而一副快要昏过去的样子。

“阿威是谁啊？”江雾浓忍不住偷问小季。

“他是我命中的克星！”唐小季如此告诉江雾浓。

好个大胆的唐小季，竟然跟这个帅哥是青梅竹马——江雾浓心里恨恨地想，但表情仍装作洗耳恭听的样子。

“他家本来住在我家楼上，我国二的时候他们才搬走。”唐小季告诉江雾浓。

“对呀，小季以前就是这个样子，流着鼻涕垂着两条辫子，一天到晚哭着叫妈妈。”萧盛威说。

“我现在哪有流鼻涕！”唐小季恨恨地转头对萧盛威说：“我会哭还不是因为你一天到晚欺负我。”“我哪有欺负你，我只是觉得你那两条辫子硬得像钢丝，所以想拉拉看是不是真的。”萧盛威气呼呼地说。

“很痛耶。”唐小季叫回去。

“你也会痛，我以为你是全世界最没神经的人。”萧盛威也吼回去。

“你说谁没神经！我才以为你是全世界最没大脑的人。”“你说谁没大脑？要不是我花了整个暑假教你数学，国一的补考你会通过？”“可是英文呢！都是你的台湾英文让我差点被留级！”“记住，你的第一颗青春豆是我挤的。”

“也请你记住，你的第一封情书是我写的。”“就是因为写那么烂，害我被甩掉。”“那是因为你偷穿你老爸的西装，人家才被你吓跑的！”萧盛威瞪着唐小

季，唐小季瞪着萧盛威，好像说一句两人就要打起来，看得江雾浓和萧峻左眼过去右眼过来，四只眼睛都快打结了。

“他们很好吗？”江雾浓问。

“好得常常打架。”萧峻回答。

“别忘了，你的初吻是给我的！”当萧盛威大吼起来时，江雾浓第一个吓破胆！

初初初……吻？“听下去就知道。”萧峻请江雾浓安心。

唐小季气冲冲地解释：“那是洗澡的时候你故意把水盆藏在浴缸里，害我滑一跤才撞到你的门牙。”江雾浓又吓破胆了。

洗洗洗……澡，他们一起洗澡？“听下去就知道。”

他再请江雾浓安心。

“没想到你这么会记仇、五年前的事还记得这么清楚，那你脱我裤子的事又怎么说？”萧盛威冷笑着。

唐小季红了脸……江雾浓育了脸，没想到唐小季这么淫荡！萧峻见情势不对，慌忙压住江雾浓快弹起来的大腿。

“听下去就知道。”这次，他干拜万拜，拜托江雾浓安心。

“那是因为你穿我的内裤……”唐小季害羞地说。

“我穿了你的内裤！”萧盛威膛圆了眼，鼻血差点喷出来。

“我一直没告诉你，那天我们偷跑到海边游泳，结果被海警发现，你乱抓之下就穿了我的内裤回家，所以晚上才会叫你出来脱裤子。”唐小季振振有辞地说道。

所以……多年来的疑问，到今天总算真相大白了。

萧峻不禁点头称许。

“所以说，他们等于是穿着同一条裤子长大的。”江雾浓翻出白眼。

“难怪我回家洗澡，就觉得裤子怎么变小了……”萧盛威突然产生一个疑问：“那你怎么回去，该不是……”“我怎么可能穿你的内裤！”唐小季胀红了脸。

萧盛威更感兴趣了。

唐小季头垂得更低。

“我直接跑回去了。”“光屁股？”“萧盛威鼻血差点又喷出来。

结果……因为青梅竹马的关系，公事变成私事，唐小季两下就叫萧盛威签约了。

萧盛威忙着签字时，百般无聊的唐小季稍微浏览了一遍阿威的工作室，看样子这小于混得不错嘛……阿威工作室装潢得非常非常具现代感，黑色的墙面配上白色的家具，地板则大胆地选用大红巴。

工作室里有一面超大玻璃，隔开了会客室与办公室。暗房在最里面，四处都可看见萧盛威最近的代表作。不管商业宣传照片、人物写真照片，或是他自己所拍的风景虫鸟花草树木等等，都展现了他样样都行样样皆通的才华。难怪不过二十六岁的他，目前已受到了玩家们的肯定。

唐小季必须承认这点，萧盛威从小就是个厉害人物，因为别的小朋友还在玩泥巴的时候，这人已经拿起他老爸的相机到处乱拍了。

然后萧峻到厨房煮咖啡，江雾浓则在旁边笑得脸上发僵。待萧盛威暂时走开之际，她立刻放掉僵硬的肌肉，换成晚娘面孔。

“小季，我跟你讲理，不管你以前跟萧盛有多好，现在他可是我的人，

你不可以再对他怀有私心。”“怎么可能!”唐小季大叫，差点震破江美人的耳膜。她气呼呼地说：“我跟他之间只有恨意，不共戴天之仇。我们见面只会吵架，恨不得杀了对方!”有吗？看萧盛威很怀旧的样子，江雾浓很怀疑。

“可是今日之他已非昔日之人。”“你文诌诌说什么鬼话?”唐小季皱起眉头。

“我是说……”江雾浓挺了一下大胸脯，“今日的严盛威已不是当年梳两条辫子拖两条鼻涕的小鬼。”“那是我吧!”唐小季提醒她。

“对对，鼻涕鬼是你，但萧盛威已经不一样了!人家他现在又年轻又英俊又有钱，你该不会后悔了?”谁晓得……唐小季大笑起来。

“什么事这么好笑?”萧盛威看着唐小季发疯的样子。

“阿威，我朋友说你长得英俊，你说好笑不?”唐小季笑得弯下腰。

江雾浓急忙拉了一下小季的胳膊，她怕唐小季惨遭杀身之祸。

但是唐小季不在意，她很严肃地对江雾浓说：“你喜欢阿威，送给你。”江雾浓终于知道了，他们为何会恨得想杀掉对方，因为现在诉萧盛威，眼中的凶光就很像要杀人了。

他冷冷地靠近唐小季。

“你说——你要把谁送给谁?”“我说……”唐小季话还没说，就听到江雾浓一声尖叫。

“萧先生，厨房里的萧先生在叫你了。”江雾浓指着厨房打圆场。

好在萧盛威信了，他怒瞪唐小季一眼以后走进厨房。

江雾浓猛然松了一口气。

她可不想陪唐小季被杀死……唐小季却不明白江雾浓的心意，她对江雾浓说：“你放心好了，你喜欢阿威的话，没人会跟你竞争，我跟他只不过有一段孽缘。”江雾浓偷瞄唐小季一眼，后者的态度像骗人。

“不过你们还真像……兄弟脸呢!”她死都不会说他们像夫妻脸的。

“会吗?”唐小季不屑地说：“打从小时候，人家都说我跟他长得很像，但我认为他比我难看多了。”她想唐小季很久没照镜子了吧……“不过现在回想起来，我们也曾好过一段时间，我是说‘好朋友’的‘好’啦。”见江雾浓脸色发黑，唐小季立刻进一步解释。

江雾浓笑得脸发疼。

“你们好到什么地步呢?有没有、什么值得回忆的事，说出来听听。”唐小季“恩”了半天，终于让她想到一个。

“他经常放屁给我闻。”“天哪，你们好到这种地步?他躲在被窝里放屁给你闻?”江雾浓吓得妆垮掉一大半。

“你想到哪里去了!”唐小季怒瞪她一眼，江雾浓经常把自己建筑在别人身上。“他是故意在我面前假装放屁啦，他最喜欢捉弄我，有一次还拿整人玩具的假大便放进我衣领里，就爱听我吓得大叫。”呕，有够脏的，他们就不能玩点干净的游戏吗?“所以你从没喜欢过萧盛威?没欣赏过他?对他，连偷偷单恋都没有?”江雾浓小心翼翼地试探唐小季。

“我怎么可能喜欢那种脏小鬼，不过……”唐小季声音变小了，带着抖音。“江雾浓我跟你讲，你千万不要跟别人说。”江雾浓立刻举手发誓：“我若跟别人说，我就是恶毒无比的唐小季……不，杀虫剂!”“什么杀虫剂?”可怜的人，连老友长年替她取的外号都不知道。

“没什么啦，你快说你的秘密给我听!”江雾浓急得不得了。

“其实我……在国中以前，一直偷偷单恋着一个人。”小季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。

“萧盛威！”江雾浓眼睛快爆出来了。

“怎么可能是他！”唐小季情急之下大叫。

“是萧大哥啦！”“萧大哥……哪个人取这么土的名字……”唐小季急了。“他不是叫萧大哥啦，他就是萧盛威的哥哥萧峻，我都叫他萧大哥。”唐小季的脸红得跟什么似地。

江雾浓想着，膛圆一只眼睛后又换一只，终于让她想起另一个萧先生来。

“你是说那个绑个马尾巴，戴墨镜，身高很高，体格很壮，又酷又拉风炫得不得了，像电影明星那个小子？”唐小季脸红得不得了，一个劲儿猛点头。果然是女色魔江雾浓，萧峻的优点全被她看透了。

“他从以前就很帅了。”她小声说。高个子娇羞起来乱恐怖一把的。

嘿嘿嘿，江雾浓开心死了，唐小季喜欢萧峻，她和萧盛威，这样就不会血溅沙河，这样不就两全其美了！“不过那已经是过去式了……”唐小季灰心地说。

“怎么会是过去式！就是过去式我也有办法把它掰成现在式。”江雾浓非常有信心地说。

唐小季更灰心了……只要有她存在的地方，别说现在式，恐怕过去式都会消失不见。

“我和萧大哥这么多年没联络了，说不定人家已经结婚了。就算没结婚，一定也有女朋友了。”江雾浓露出蛇蝎美人的真面目，她抬起一双美目。

“结了婚又如何？有女朋友又如何？我一个手指就可以把她们弹掉了。”

“那是你吧！”唐小季心慌地说。

江雾浓痴痴笑起来。

“你也可以呀，看你要不要学而已。”我才不要哩——唐小季在心里面叫着。

3

而躲在厨房里的两个大男人，他们同样也有话要说。

“我是白痴我是笨蛋，刚刚才发誓不跟小季吵架的，结果又动了杀戒，苦巴巴等了这么久，我到底是谁？”萧盛威抓着头悔恨。

“对，你是笨蛋你是白痴，你以为只有你会长大，人家小季也长大了，就你跟小孩子一样计较往事。我看你会再重蹈覆辙，这辈子休想跟小季在一起了。”萧峻一边倒咖啡，一边欣赏老弟饮恨的样子，算给这个太顺利的男人一点教训。

萧盛威露出惊恐的样子，他真的很喜欢唐小季，从小就是这样。但不知怎地，狗嘴里就是吐不出象牙，两人只要在一起就会吵架。

“我不要这样啦，我本来想再多赚一点钱就要回乡迎娶她，谁晓得才一

下子功夫，她就长大了。”“你的时间过得还真慢。”萧峻无奈地叹气。

不过萧盛威说的是实话，大学时代开始他就是大忙人了，人家玩相机纯粹的是业余、兴趣，他玩相机打算成家立业。

他很早以前就打算要娶唐小季了。

“你不觉得她越来越漂亮，越来越会打扮自己？”萧盛威一脸痴傻地说。

萧峻一点都看不出来，反而觉得她更象老弟了……恩，或者说她没变，是老弟越来越像他心目中偶像……“现在怎么办？”萧盛威痛苦地问老哥。

“把你刚才的话告诉她。”“我说了什么？”萧盛威惊慌叫道。

萧峻瞥他一眼，他老弟可真健忘。

“说她越来越漂亮，说她越来越会打扮。”“你杀了我好了。”萧盛威怒道：“这种肉麻兮兮的话只有你才说得出来。”萧峻发怒了。

“你刚刚不就是这么赞美小季的吗？”萧盛威猛摇头。“那是跟你说的，跟她说的就不一样。”“哪里不一样？”萧峻追问。

“跟她不能说实话。”萧盛威理直气壮地说。

“那就对了。”萧峻大声叹气。“阿威哪，我问你，你曾牵过小季的手去河堤散步吗？”“你饶了我吧！我只会拉她的辫子。”萧盛威不屑地说。

“可是她现在头发剪了，没辫子了，你怎么办？”萧峻反问她。

“什么意思？”萧盛威皱紧眉头。

萧峻得意地甩一下马尾巴。“你是不是该改拉她的小手了？”“别……开玩笑。”萧盛威明显地慌乱起来。

萧峻立刻举兵进攻。

“不是我爱说，你的个性太硬了，哪个女孩子受得了人家拿小孩时候的糗事来讲，她现在可不是当年那个梳辫子的小女孩子，你应该把她当成一个成熟的女人对待。”“那你教我好了，你都怎么对待成熟的女人？”萧盛威愣愣地说。

萧峻摆出非常“萧峻”的姿势。

“时辰未到就请她，哄她，赞美她；机会到了就牵她，搂她，亲吻她；时候到了就爱她，睡她，折磨她。想要擒住佳人芳心，就得用这招索情三部曲。”“那是你吧……”萧盛威鄙视憎恨地说。“超级大色魔。”“别光要我学你，你偶尔也学我一点嘛！”萧峻厚脸皮地说。

“抱歉，你像爸爸我像妈，你说的任何一样我都做不出来。”萧盛威还是不苟同他的混世论调。

“至少别骂小季，不然她这次又要被你气走了。”这点说服了萧盛威，好不容易盼到小季亲自出现，他绝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。

才自我告诫没多久，走出来看到唐小季一屁股坐在他最新出版的摄影专辑上，马上发火。

“你真是驴耶，你知道你现在正坐在我的脸孔上吗？让你不小心放个屁，我岂不就被臭死了！”结果没吓到唐小季，反而使江雾浓急忙抽出底下那本。原因是沙发太软了，两人才会随便拿本书来垫。

唐小季猛压压一下底，忽然拿起那本已经像“碗”的特辑，朝萧盛威的脸上扔去。

“要是我知道那是你的脸，刚才上厕所的时候就会拿来用。”萧盛威还要发火，看到萧峻无奈地摇着头的样子，才猛然想起刚才下定决心做的事，当即闭上嘴。

于是四个人坐下来，喝着萧峻细心冲泡的咖啡，被冷落很久的江雾浓乘机对萧盛威发功。

她的笑面谄媚到极点。

“萧盛威先生根了不起喔，才这么年轻就在摄影界享有盛名，不知多少人拜倒在您的照相机底下呢！什么时候萧先生也帮我拍本写真集啊？”可惜萧盛威没接到，他望着差点喷出咖啡的唐小季，以为她觉得咖啡太苦了。

“小季，要不要再加一匙糖？”他努力地摆出友善的姿态。

“拜托……”唐小季对江雾浓叫苦，结果被萧盛威加了两匙糖。

而江雾浓的“媚功”萧盛威没接到，却被萧峻半路拦截。

“对呀，好主意，江小姐身材这么好，不拍写真集太可惜了，可惜阿威这一阵子工作都排满了，我来替他拍。”江雾浓用眼睛瞪他，没好气地说：“你算哪根葱呀！”然后急转弯，又柔媚地面朝萧盛威。“萧先生最爱拍什么照片哪？”“我最爱拍裸照。”萧峻说。

“又没人问你！”江雾浓对萧峻忍无可忍了。

“对呀，所以我好寂寞……”“你去死啦，我忙着跟另一个萧先生说话呢……”她转过头，呃，那边的萧先生正忙着跟另一个姑娘献殷勤。

萧盛威以嘲弄的眼神拼命地打量唐小季，后者显然无路可躲，干脆挺起胸膛面对他。

“你好像就长高了点而已，其他都没变。”“你也一样嘛！”萧盛威逼自己装出笑脸。

“我写了那么多信给你，你怎么都不回？”“你写那种骂人的话谁要回！”萧盛威继续逼自己装出笑脸……“我哪有骂人，我明明写说我搬到新家无聊得发慌，非常想念你又笨又呆的驴样子，我哪里骂你了？”“你这还不叫骂人！”唐小季给他一个白眼。

不能生气！要笑！萧盛威努力地告诫自己。

“我只是实话实话而已。”“对呀对呀，我最欣赏说实话的男人。”江雾浓连忙接住萧盛威的话。

“是呀是呀，我最大的优点就是说实话。”萧峻则接江雾浓的话。“又没人问你！”江雾浓忍不住对萧峻吼道。

“你也没要你回答呀！”萧峻耸耸肩反驳回去。

江雾浓只好干瞪着一双大白眼。

“我不知道你在这家摄影公司做事？”萧盛威看着小季，问着她。

回答的人却是江雾浓。“我在那边做不到半年，总经理看我能力强，人长得又漂亮，身材又是一级棒，所以就升我为他的私人秘书……唉，好讨厌呢，人家爬得这么快，想叫人不眼红都不行，小季，你说对吗？”小季傻了，没想到江雾浓把她扯进去，要她怎么回答……没想到萧盛威吼起来。

“三八婆，人家说话时别打岔好吗？”江雾浓傻了……生平第一次被人称作三八婆……不过，萧盛威总算正眼看她了，她保证再没多久他就会爱上她！于是江雾浓牵强地摆出笑脸。

“对不起，我不姓三，我叫江边雾色浓的江雾浓，是龙传摄影公司总经理的私人秘书。”她扬起两道人工细眉，骄傲万分地看着萧盛威。

结果……“我管你脓还疮的，我跟小季说话时，你别插嘴好吗？”萧盛威粗声粗气地回答她。

江雾浓两道秀眉顿时软下来，变成两条难看的小蚯蚓。

“我看时间还早，咱们一起去吃个饭、看场电影如何？”萧峻急忙打圆场。

“我同意！”江雾浓立刻举手附议。

萧盛威看着小季：“小季，你要去吗？”“不去！”萧峻凑过头。

“去嘛，好久不见了……”唐小季一向听萧大哥的话，他一开口，她哪有拒绝的道理。

“我去！”小季立即举手附议。

“好！就这么决定，我跟江小姐去吃反，你跟阿威去看电影。”萧峻当众决定下来。

“谁要跟你去吃饭？”江雾浓叫。

“谁要跟阿威去看电影！”唐小季也叫。

萧峻立刻愁眉不展。

“这样组合不好吗？那就换成另一种组合，我跟小季去看电影、江小姐跟阿威去吃饭，这样可以吗？”“我不同意！”萧盛威举手反对。

萧峻忧愁地看着萧盛威。

“三票赞成，一票反对，结论是……反对通过！我跟江小姐去吃饭，阿威跟小季去看电影。”两个小姐目瞪口呆。

“有没有搞错啊，只有一票反对，为什么要听他的！”江雾浓气呼呼地说。

“因为阿威那一票抵四票啊，别忘了我们吃饭看电影是为了什么？为了庆祝合作成功嘛，万一阿威反悔了，那不就白看电影白吃饭了。”萧峻无辜地说。

“对，如果小季不跟我去看电影，台约就作废！”他们被兄弟俩唬得一愣一愣地，还搞不清楚状况，便乖乖跟着他们走了。

不知怎地，一坐上萧盛威的车，唐小季和他都变得很紧张，好像被局促窄小的空间压得透不过气似的。

“我还是坐后座好了。”小季突然对萧盛威说。

萧盛威立刻发动引擎往前直冲，害唐小季的心脏差点跳出来。

一路上的气氛很僵，两人同时感到许多年不见的陌生，尤其萧盛威，他从没跟成熟女人单独相处，于是拼命找话题。

“你结婚了吗？”说完，萧盛威猛吞一下口水，好像终于说不出伟大的话，打破了僵局。

“没有。”说完，唐小季也吞了一下口水，好像不敢说的话终于说出口了。

“你……还好吧！”萧盛威又吞了一下口水，终于又说了伟大的话。

“我……很好。”唐小季也想吞口水，结果被呛到了。

“拜托，阿威你自然点好吗？你又不是不认识我！”小季无奈地说。

“说的也是，我们重新开始好了。”萧盛威重新调整心情，换成非常自然的玩笑态度。

“喂，你嫁了没？我看你这样子一定没人要。”“是的，我还没嫁，谢谢你的关心，就算天下男人都死光了，也轮不到你。”两人一起瞪圆着眼。

“这样好多了吧！”唐小季笑得很难看。

“是好多了。”萧盛威咬牙切齿地说。

不过，车里烦闷的气氛好了许多，证明他们还是比较适合吵架。

“说真的，我写给你的信，你怎么一封都不回？”萧盛威一边开车，一边偷瞄唐小季的表情。

“那种骂人的信谁要回！”唐小季一样固执。

他不由得叹气。

“我哪有骂你……”“你就爱骂我。”唐小季丝毫不为所动。

“那是因为好听话我说不出来。”萧盛威闷闷地说。

“你也会说好听话呀？没关系，说出来听听看，我不会笑你。”唐小季抬起笑脸说。

“好吧！我说，你好……”他看她一眼再说：“驴。”结果还是说不出心里的真心话。

唐小季气得用力推他一把，没想到方向盘歪了，车子冲向人行道，萧盛威猛然踩住煞车，唐小季往他身上撞去——他立刻扶住她，唐小季立刻退回原位——故意整理头发掩饰刚才惊心动魄的场面。

一阵沉默，她看到萧盛威惊骇地，看着她。

“怎么了？”“我握住你的手了。”萧盛威心惊胆颤地告诉她。

两人心惊胆颤看着一双重叠在一起的手。

两人同时尖叫一声抽回自己的手。

他们不能否认刚才电击的感觉确实是对方造成的。萧盛威乐得直上云霄，小季则认为是太久不见阿威，所以才把他当成陌生男人，看待。

“我们……还去看电影？”唐小季小声问。

“不，我带你去河堤。”

“河堤？”唐小季张大眼睛。“我们去河堤干么？”散步。他心里想说的，可是太露骨说不出来。

“聊天嘛，其实我们之间还有很多美好回忆”例如抓青蛙吓我？把虫子放进我衣服里？故意在我床铺洒水说我尿床？还是愚人节时把番茄酱涂在身上假装自杀的把我吓死了？”“你不觉得很有趣吗？一个男人为了整一个女人花了这么多功夫……”他深情款款地注视她。

“你如果拿这些功夫去念书，现在大概就是博士了。”“我干么当博士，博士赚的钱有我现在这么多吗？”萧盛威不高兴地说。

“社会就是有你们这种向钱看齐的人，所以治安才会乱。”唐小季也不太喜欢他拜金。

“你是说台湾治安败坏是我造成的？”萧盛威已经快要发怒了。

“至少是你们这种人引起的。”萧盛威方向盘一弯，车子紧急停在路边。

他急喘气，她呼吸也不慢，两人差点又要大吵起来。突然，萧盛威趴在方向盘上，车内一度陷入无声状态。

看他难受的样子，唐小季开始反省自己了。其实她不是故意的找碴，也许是心里担心萧峻跟江雾浓在一起的因素吧！这样对萧盛威实在不公平——唐小季却为他依然挂心。

“其实我们之间的确有些美好回忆啦！你想想看，若没有你那些恶作剧，我的童年恐怕就要无聊死了……”她探过头看萧盛威。

他依然无动于衷。

“我知道你虽然嘴坏，但是心地还是错的……”她再探过去一点，寻找他的表情。

她推他一下，他依然不动。

“唉，我还是走好了，免得又惹你不高兴听她这么一说，萧盛威吓得抬起头，唐小季的脸来不及抽回，两人的脸碰在一起。

结果，他的嘴对上了她的唇……这次是真的接吻了。

江雾浓忽然打了个寒颤。

“怎么了？”萧峻开心地问。

“没什么。”江雾浓冷眼看着他。

现在他们正在一家气氛高雅的法国餐厅用餐。

怎么会莫名其妙地被萧峻带到这里来？而且不是由她开车？真是鬼迷心窍……她想起来了。

原来萧峻还打算带她到士林夜市吃蚵仔面线的，幸好被她载到这里来，所以现在才会鬼迷心窍地跟他一起享受美酒佳肴……餐厅里的布置高雅清幽，粉红色的玻璃吊灯散出柔和的光彩，男女侍着身着黑色礼服，客人不多，但感觉得出各个气质非凡，都是上流社会的人。

江雾浓急忙掏出镜盒，好好检查自己一番。

她轻摆如云秀发，把低肩的衣服再往下拉一点，露出优美柔媚的微笑。

“这种高级场合，让你很紧张吧！”她对男伴说。”“没你紧张。”他微笑。

“你的胸衣露出来了。”她慌忙将白色蕾丝压进去，结果使样起胸部的网丝往里陷进一点，胸脯变得一大一小，她并不知道，依然神气非凡。

“我猜你一定没来过，这里消费很高的。”她骄傲地对他说。“放心，我是这里的常客，今天我作东。”结果她替自己点满一桌菜，只给他一杆酒。

“他正在节食。”她巧笑对待者说。

喝了餐前开胃酒，两人开心地聊了起来。

“听说萧先生您玩股票啊！”“股票”两字她故意讲得很大声。“而令弟萧盛威在摄影界出类拔萃。”她又特别大声地讲“萧盛威”的名字，然后才说：“想必您一定早能主宰股势起落的超级大户罗！”最后那个“超级大户”大声到隔桌都震动了。

萧峻低声笑起来，学她的口气道：“我的股票有一张，”他大声讲着一张，说：“等会儿吃剩的东西请帮我订包。”最后那个“打包”把刚要来的小提琴师吓得急转到另一桌，江雾浓顿时羞得满脸通红。

“你故意的对不对？”她沉小声说。

“你也是故意的，对不对？”萧峻笑着说。

“可是我要脸，你不要脸。”“我如果要脸，三天就被你甩掉了。”萧峻依然微笑。

江雾浓躺回椅背，他确实对女人相当了解。

“你想追我？”“如果等会儿要我付帐，我打算明天再追。”“看你这身打扮看起来挺称头的，你这么穷吗？”江雾浓忍不住说。

“还好啦，部分明地摊货，部分是仿冒品，但都瞒过了你大小姐的眼睛，可见你看人不怎么高明。”“你很会说话。”江雾浓冷眼看他。

“不然怎跟你聊天呢？”萧峻态度依然自若。

江雾浓用力甩一下头发，打算给他一个鄙视无比的骄傲眼神，没想到

头发被椅背缠住了，她尖声大叫：“快来救我！”这下子，整个餐厅都在看他们了。

萧峻却不在乎，慢慢地走过去解开她的头发，然后向注目的眼光回礼，没想到竟赢来了一片掌声。

江雾浓假装没事的样子，继续高傲地饮酒，然后趁大家不注意时，悄声对萧峻说：“幸好我没戴假发，不然就糗大了。”萧峻伤了一下，然后大笑起来。

看她容易失控，又很认真的样子，萧峻觉得她有趣极了，认为她是一个十足被男人宠爱的女人。

“你为什么会跟唐小季在一起？你们看起来完全不同。”萧峻疑问道。

“因为她又笨又傻又呆又驴，跟她在一起，才能衬托我的美丽耀眼。”江雾浓露出邪恶的真面目。

“那她跟你做朋友不就得可怜了？”萧峻笑着说。

“有什么好可怜的，要不是我在她身边保护她，她都不知被几个坏死人拐了。而且她那种傻呼呼的个性，到哪里却被人欺负，所以我才会念不下书，丢下学位就跑回来，并且还选在她公司上班。不然我在那里干么呀，一天到晚被老家伙吃豆腐！”江雾浓气呼呼地说。

不知是损友？还是益友？女人的友情真叫人搞不借；但萧峻就是喜欢她责无旁贷的直爽。

“其实……你没有很多男朋友，对吧？”江雾浓心惊一下，以为妆掉了，急忙拿出粉盒来瞧，结论是，里面的人是无懈可击！她还以为被他看到卸了妆的样子。

“你别傻了，像我这么美的女人，怎么会没有男朋友？我的男朋友多得数不完。”她再度抬起骄傲的下巴。

“但是知心的没半个。”“你怎么知道？”她眨了一下眼说。

“因为大家都觉得你像只花蝴蝶，所以没人敢对你认真。”“你……怎么知道？”她软下来。

“其实你很纯情，对男孩子很专情。心里充满了对爱情的浪漫幻想。虽然你很爱钱又死要钱，可是真心爱上的都是穷光蛋；也因为如此，他们才会离你而去。”他贴近桌面，凝起一双对她相当感兴趣的眼睛。“事实上你没有男人缘。”她眨一下眼睛，突然鼻管凉了一下，眼泪就掉下来了。

他急忙递上餐巾纸。

她抢过来，小心地拭着泪水，可是泪水一发不可收拾，更多的眼泪成串落下，她哭得淅沥哗啦。

“是啊，像我这么美丽的女人竟然没有男人缘，真是丢脸死了……”她抽蓄鼻管，微仰起来，但泪水还是弄糊了她的视线。“喜欢我的不是老头子就是色情狂，他们只想玩弄我的身体，根本不是真喜欢我。要是碰上喜欢的人，都是我追他，他不理我，嫌我花心，离开我吗……我真是寂寞又可怜的人。”“那是因为你爱错人了。”他必须忍着笑，才能看清她那对那熊猫眼。

“爱一个人也有错吗？我这颗浪漫狂野的心有错吗？”她又故意天真烂漫地眨一下大眼睛，心想美人掉泪是多么美丽的一幅画？结果一不小心把眼睫毛“眨”了下来，掉进高脚杯里，不知情的她还举杯干尽，一副我见犹怜的模样。

萧峻急忙捂住吨咳一下，差点爆笑出来。